

从菜鸟到领袖：卓越领导炼金术

领导学

多学科的视角

【美】芭芭拉·凯勒曼
—— 编

林颖 周颖 等
—— 译



YZLI0890122061

PEARSON
Prentice
Hall



领导学译丛
冀洁人 主编

LEADERSHIP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EADERSHIP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领导学 多学科视角

[美] 芭芭拉·凯勒曼

——编
武汉市鄞州区图书馆
林颖 周颖 等
——译

YZLI



YZLI0890122051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导学:多学科的视角/(美)凯勒曼编;林颖等
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领导学译丛)

ISBN 978-7-5432-2032-4

I. ①领… II. ①凯… ②林… III. ①领导学
IV. ①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294 号

责任编辑 高 璇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领导学译丛·

领导学:多学科的视角

[美]芭芭拉·凯勒曼 编
林颖 周颖 等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1
字 数 273,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032-4/F·491
定 价 39.00 元

总序

“领导”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就是个备受思考和争议的论题,但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上著名的领导学大师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仍在其著作《领袖论》中声称:“领导是地球上见得最多却对之认识最少的现象之一。”

领导学在中国的发展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 2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领导实践的不断深入,领导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零散到系统、从学科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孤立研究到与世界对话的发展与变革过程,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领导学理论研究者 and 实践工作者已逐渐意识到,加强中西方领导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双向互动,增进多学科、全方位、多视角的综合研究,是新世纪领导学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是全球化时代领导实践创新的迫切要求。

为借鉴西方领导思想的精华、汲取国际领导实践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拓展我国领导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促进我国领导学的发展与繁荣,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研究院组织翻译了这套“领导学译丛”。

这套译丛是从国外大量领导学著作中精选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领导学理论的经典成果和研究动态。

《巴&斯领导手册: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导力发展手册》为两本经典著作。前者被视为国外高校领导学专业学生的必读“圣经”,本译丛为最新版,涉及最新的领导理论与模型、智慧和人际能力、动机、权力需求和谋略、天赋论、变革型领导等多个主题。后者被认为是领导人才培养的经典,曾多次被美国《商业周刊》杂志评为领导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必读书,该书揭示了个体领导力发展的有效途径、方法以及组织如何促进个体的领导力发展。

总序

《领导力的本质》和《超越领导》是两本前沿性的著作。前者汇聚了对领导力的本质这一根本问题的最新观点和研究成果。后者是第一本从全球视角对新范式管理进行详细论述的著作。

《有效领导力开发》汇聚了领导力开发的新成果,对什么是有效领导等问题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该书作者约翰·阿戴尔是世界上第一位领导学教授,也是我院名誉教授,著作等身,被誉为国际领导学大师。《领导学:多学科的视角》是最早从多学科、跨文化的角度关注领导研究的著作。该书作者芭芭拉·凯勒曼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著名教授,是国际领导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她曾受邀在我院主办的第一届领导论坛发表题为“糟糕的领导”的主旨演讲。

“领导学译丛”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研究院继“领导力译丛”(共18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之后,推出的又一套领导学研究的译作。如果说“领导力译丛”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在领导技能技巧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对领导者实践具体行为进行的深刻描述的话,那么,“领导学译丛”主要反映的则是西方领导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是对西方领导学经典著作和前沿动态所作的“移植”。我们期望,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译介,能使领导学研究者 and 实践工作者更多地了解西方的领导力开发实际状态以及领导学的发展动向,借助于“他山之石”更好地改进自身的领导实践,更好地推进领导学的学科建设。

翻译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奚洁人

2007年7月

中文版 前言

如果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多年以后仍然被人提及,他将会感到很幸福。首先,他个人肯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作家都喜欢拥有自己的读者群,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读者群还能不断扩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智慧上的奖赏——作家明白自己的某些思想具有普适性,不受时空所限。

我目前正在开设“领导学文献”的课程,和学生在这门课上研究了许多描写领导者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都经受住了上面所提及的时间的考验。这些著作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有的著作历经数百年仍然引人注目。而且,这些著作非常巧妙、非常有创造性地回答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们在群体中能否自行组织?又该如何自行组织?老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莎士比亚等人,都描绘过位于上层社会政治阶层和底层人民之间的各种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说《领导学:多学科视角》和这些著作一样伟大。它只不过收集了不同研究者笔下的领导学观点,这些著作最初出版于1/4个世纪之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而且据我所知,目前不管在什么语言中,都还没有其他著作尝试从多学科视角探讨权力、权威和影响力。

这种多学科尝试的重要性永远不会被高估。因为不管在以前还是在现在,对领导者的研究都不应该局限在单一视角。我们需要从360度来研究领导者,比如借助历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学科视角。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对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成功整合。相反,尽管在过去25年中领导学研究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称这一时期为“领导学产业”时期,但是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具有较好完整性和普遍性的领导学“综合性理论”,我的一些同事都对这一事实感到难过。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

中文版 前言

存在这样一个综合性理论：其一，因为学者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各不相同，他们很难达成合作；其二，因为只要我们研究的是领导者，就会发现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负面性。

因此，这就是领导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二元性永远不能被完全解决。例如，一方面我们要考虑情境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显然不同于美国的领导人。21 世纪的领导者也显然不同于 14 世纪的领导者。通用汽车所面临的领导问题也显然不同于丰田汽车的领导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差异面之间又存在共性。例如，中国的领导者和美国的领导者之间具有某些类似，这些共性和差异性同样值得研究。按照这一思路，人类学和政治学视野中的领导者显然不同。但是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在研究结果上的类似和交叉，同样值得我们像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一样予以关注。

许多学者像我一样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领导学的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厌倦过这样一个历经千年却始终保有丰富研究成果的领域。即便是那些自认为偶然路过这一领域的学者，最终也会发现自己被本书中的某些研究所深深吸引。这是因为，不同的学科视角不仅证明复杂的领导学研究极具挑战性，还证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芭芭拉·凯勒曼

这本书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来自经典著作的魅力,历史上的希腊哲学家、韦伯和西美尔、拉斯韦尔和埃里克森等人创造了这些经典著作,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领导学研究才得以成为一个丰富和具有创造性的领域。仔细研究一下本书的参考文献,还会发现其中涉及一些学者的近期著作,包括麦克法兰、扬达、巴斯、詹宁斯、霍兰德、佩奇和塔克等人,以及撰写本书各章节的作者。

正如本书所呈现的,大部分新近研究对一些领导学早期概念进行了澄清,并舍弃了一些不恰当的早期概念。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不再拘泥于马背上的领导理论(英雄似乎只和马联系在一起)、古老的领导“特质理论”以及“非凡的魅力理论”。我相信我们已经认识到,领导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如脱离追随者,领导将不复存在;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包含着渴望、需求等动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领导是一个以培养为开端的教导过程;富有创造性的领导往往伴随着冲突、危机,至少是辩论和对话;变革型领导携带着坟墓,但并不总是遵守道德规则。

与本书的主编凯勒曼相比,我对领导学这门学科的现状可能更为乐观。我相信,目前研究者已经通过测量和专业调查积累了大量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可能还不够“重要”。这一点可以从格伦·佩奇所收集的全面而敏锐的领导学文献中得到证明。尽管我们不缺少概念和定义,其数量之多并不少于其他研究领域,但是目前仍然缺少一个公认的领导学“综合性理论”,这个理论假如不够讲究,那至少要简洁而严谨。凯勒曼教授认为,研究者各自参考着不同的研究框架,这种做法已经阻碍了领导学科的发展,因此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单个的学科。在这一点上,我非常

同意凯勒曼教授的观点。

目前的问题是,领导学研究艰难而毅然地跨越了多学科界限,其中的艰难和勇气是其他学科永远无法逾越的,而由于专业领域狭窄所引发的困难也是其他学科不曾遭遇的。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对小团体领导者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数据,对这些数据的利用一方面能激发更为深入的领导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成为领导学研究的一种负担。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我就发现自己很难运用心理学概念(包括精神分析)来解释历史人物的人格和行为,特别是在那些涵盖各领域不同领导者的广泛历史研究中显得更为困难。布鲁斯·马兹利什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历史学家可以为领导学研究的内容深度提供补充,并促进其发展和变化。马兹利什这些观点令我大受鼓舞。

在我看来,领导学研究目前明显缺少实证和理论这两方面的后续研究,缺少这些后续研究,我们就无法对一些问题进行阐明、扩展和验证,当然目前可能已经出版了一些没有效果的研究。或许我可以用自己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强调处理领导者的主动性以及追随者的觉悟和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创设出一个包含渴望、需求、希望、期望、要求以及价值观在内的层级系统;我曾指出,试图帮助追随者的人性和道德动机上升成为更高的道德发展水平,其结果反过来也有利于领导者的发展;我还分析了在对峙和冲突过程中的角色,以及有助于更好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因果的推论过程。现在必须要做的是在我的研究内容基础上提出概念,而非完整分析或验证。我希望,年轻的学者能够自愿投身到实证分析中,甚至重拾拉斯韦尔和马斯洛的研究,或

延续科尔伯格和埃里克森的先锋研究,我相信许多和我一样同处这片葡萄园的同事也抱有同样的希望。这种希望也反映在本书中大量引人注目的研究中。

但是,领导学“综合性理论”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领导学研究在广度和种类上都将继续得到发展。但是假如领导学的核心研究不关注广泛而严谨的理论研究,那么该领域的研究或许会有所膨胀,但永远等不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我们在这里呼吁领导学研究提出更多更好的“综合性理论”。我们不仅需要各个领域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综合性领导理论,还需要为各个学科领域创设一个能够研究、交流、思考和写作的平台。我们需要成立一个领导学高级研究协会,希望有人能以身作则展示领导的风采,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如果能够成立这样一个协会,都将是一次实际行动。在这次即将到来的行动中,智力领导者将迎接来自道德领导者和政治领导者的有力挑战。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领导”(leadership)至少从希腊的黄金时代起就是个备受思考和争议的论题。然而,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却在其《领袖论》leadership 这本书中写道:“领导是地球上看到得最多但认识得最少的现象之一。”确实,尽管有一小部分文献提到领导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关于什么是领导的研究还是出奇的少。这个领域现有的研究常常是解释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我们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领导”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探讨。但是,关于领导的问题总是没有被纳入学术主流。我所研究的学科——政治学——一门看似以指挥、权力和权威为核心内容的学科,也仍旧莫名地回避大多数人在听到“领导”一词时所想到的——“政治领导”的问题。虽然必须承认有其他的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但政治学一直不愿意研究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激励因素、两者之间的变量,或不愿意明确地描述出不同类型的领导者和领导过程。

应该注意到,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社会心理学家和组织理论家们在该领域已经作了一些出色的实证工作。尤其他们研究了小群体和大型组织中的领导。然而,这一小范围的研究者们最终似乎也认为,过去一直缺乏广泛的基础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全面地描述和解释这一复杂现象。即使那些对同样的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也极少进行合作研究。简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关于领导学还没有形成必不可少的一批资料。我们甚至在构建那些跨越时代、文化和环境的关于领导学的元理论方面仍有未尽的工作。

为什么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研究得这么少?对当代的学者们而言,可

能最明显的问题在于概念术语的广泛混淆。很简单,在关键词的理解上大家未达成一致意见。

请考虑下列问题:

1. 什么是领导? 让多少人追随? 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吗? 通过什么方式达到什么结果? 武力是合理的领导手段吗?

2. 领导在哪里得到实践? 在政治上吗? 可并非所有的领导现象都发生在公共部门,也并非只有州政府才有领导者。企业(经济)领导呢? 宗教(道德)领袖呢? 还有人际关系之间的领导呢?

3. 谁是领导者? 领导者是有着最高职务的人。那么领导者是个人威信最高或最有影响的人吗? 领导者要冲锋陷阵吗? 或者真正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从被领导者身上获取行动线索的吗?

4. 谁是被领导者? 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大多数人是被领导者。那么,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呢?

显然,这里的“领导者”和“领导”等词语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它们在不同领域也意味着不同事物。例如,在管理科学中,“领导者”(leader)一词和更通俗的“管理者”(manager)一词常常可以交替使用。然而,在心理分析理论的界定中,“领导者”是相当具有戏剧性的人物:一个有权威的父亲式的人物,他照顾我们,我们需要也必须景仰他。在社会心理学家眼中,领导者是最具个人影响力的人;而对政治学家来说,领导者是那些身处一定职位或充当某种角色的人,这些职位或角色可以让他掌控最大的权力。

我试图简单地阐述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可以继续对其进行扩展和延

伸。不仅因为领导研究中的这些关键词对不同的人而言意义非常不同,而且参考框架也不一样。例如,人类学家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分析领导;政治学家对如何完善某些国家领导或州领导的功能感兴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领导是人际相互作用的过程,两个人之间就可以发生;组织理论家们则关注身居高位的少数人如何能够以及应该怎样管理那么多下属。而且,参考框架不一定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专业,它可以是特定的某个群体或情境。例如,男性青少年中的领导模式或在美国大学中的领导模式。

由于概念术语缺乏一致性,背景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学科鼓励我们探讨不同的问题,因此,在领导的问题上,一个学者关注的重点可能与另一个学者不尽相同,甚至在后者眼里根本就不重要。哲学家关注伦理道德——对被领导者和领导者而言,是什么铸就了卓越的领导力?然而,伦理问题对社会学家来说就没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描述现实世界中各种群体是如何发挥效能的,而政治学家们则好奇那些负责人如何从事公共事业。执掌社会政治变革的领导者的问题在本书的部分作者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但与其他作者却没什么关系。

我想说的是,共同话语的缺乏是导致领导学一直未得到充分揭示的重要原因。这里实际上有两层意思。第一,主要术语从未得到界定,以至于那些从事相关研究的人没有清晰的概念。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个别学科集中于自己的问题和概念框架中,必然会因范围过于狭隘而不能采取足够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使我不禁想到,领导学是一门需要学科交叉的科学。我们一直没能认识到多学科的必要性,甚至没意识到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这使我们长久以来都对这个真正重要的领域知之甚少。

本书向领导学的合作研究迈出了必要的第一步。首次为有兴趣的学生和实践者提供了全面的关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它不仅对这门学科进行了介绍,还汇集了相关思想,希望能引发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尽管上面提到在话语和方法上存在差异,但本书的作者们至少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1. 领导学要处理的问题在重要性上一点不亚于团队中的人们如何管理自己的问题。
2. 领导学考虑的是统治与遵从的问题,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质特性。
3. 对领导学了解得越多,越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过去、现在,并有望更好地管理未来。

本书收入了多位来自不同学科、具有不同专长领域的学者的原创文章,每一位都对其所在领域研究领导学问题的方式做了大量思考。这本自成体系的著作从多学科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面的领导学观点。

第一部分共包括七章,对特定领域如何考虑领导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供了原创性的分析和评论。我们请每位作者从自身的专长领域出发回答以下一些问题:什么是领导?这意味着追随是什么?你所在的学科如何思考领导的问题?是否涉及因果关系?道德维度是必需的吗?你的领域关于领导这个群体以及人性有何说法?你的学科领域针对领导问题是否有特定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历史学家的任务可以说是使我们免于重蹈历史的覆辙,讨论以他们

对领导的理解作为开头。接下来是心理分析学的思考：为什么恰恰是领导现象支撑着所有的群体生活？我们从哪里可以得知？然后是人类学对领导问题跨越时空的探索，揭示了不同世界文化下出现的各种领导体系。接下来的三章涉及的三个领域似乎是以领导问题为核心的——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他们竭尽全力奉献了最精辟的思想。第一部分还有一章，该领域针对什么是好领导提出了一种至少是毫无保留的论断。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认为，领导应该意味着授权，而非统治力。顺便提一下，这种观点越来越被认为是对传统领导学研究的一种修正。

第二部分总体上不同于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中每位作者既表达所属领域的一般观点，同时又对特定问题作出个人的回答。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们基于自己在本学科的研究，或是选择探讨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或是对本学科如何更富有成效地探讨领导问题作出了大胆的论述。第二部分的讨论以我们在社会学和心理学资料中常能看到的论断作为开始：“通常认为的‘领导者’具有的用以进行社会控制的权力和权威大多数情况下是虚幻的。”接下来的一章却持相反论调，它举例说明了少数两三个人如何能在推动一个时代的文化敏感性甚或更为重要的工作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接下来的一章揭示了不同人如何实现领导的作用或权威的作用。另一个政治学家在后面一章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考虑的是领导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因为领导在公共决策中承担了越来越大的责任，而且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哲学家最后发言，他列出了理想的领导应该具备的特征，尽管这里陈述的是普通人要仿效的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模式。

本书的折衷兼容代表着原来孤立的思想观点正逐渐融合,事实上,这些观点是彼此关联的,而且如果我们要更多地理解领导现象,就必须将它们联系起来。说明一下,其目的是为了鼓励以下领导学研究工作:

- 更深刻地认识相关术语、背景、分析水平、价值观和其他未明之事中的差异。
- 更深入地覆盖各种不同的分析水平,包括个体的、群体的、组织的和社会的。
- 更广泛地整合至少如本书所涉及的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
- 尝试打破理论和实践的界限,这可能是该领域的首要任务。

前面我说过,领导现象——包括在各种人类社会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然而,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开始改观。可能是一种危机感、脆弱感或不确定感致使我们做出改变,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都逐渐意识到,领导学是一门需要切实关注的学科。本书适用于数量快速增长的该学科的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从公共部门到私人机构——希望就该主题而言,所学到的知识能使我们于公于私都有所收获。

CONTENTS

目录

第1章 历史、心理学和领导学 001

独立战争之前和之时的领导 005

关于领导力的心理学理论 009

个案研究:伍德罗·威尔逊 012

其他总统 016

结论 022

第2章 父亲法则:精神分析中的领导和象征性权威 029

作为领导者的精神分析师 030

作为领导者的父母 032

父亲法则 036

多元化的风险 040

第3章 全球文化中的领导 047

领导体系 047

领导体系:比较类型学 054

结论 068

第4章 作为政治行为的领导 072

美国的领导者 073

政治领导是什么? 080

谁领导? 085